

金瓶梅傳奇



金聖嘆傳奇

林棣 著

黃山書社

(皖)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王筱燕

封面设计：汝 青

金圣叹传奇

刘元蓉 林棣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875 字数：15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ISBN7-80535-272-0/I·56

定价：3.30元

写在前面

说起苏州，话就多了，还都是些千古传颂的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人间天堂总是撩拨得人心痒痒的。

不是么？这座以“江左文风”著称的、具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那名声也早从吹喇叭换成了电视，誉满全国，誉满全球了。谁不知苏州天地储精、山川孕秀！光灿灿苏绣锦缎，甜滋滋软香糯稻，活鲜鲜鲈鱼虾蟹，秀甲天下的古典园林，醉人心脾的小桥流水、评弹昆曲……真个是要享福，到苏州！要开眼，到苏州！古时候，旧社会，只有达官贵人才有特权在这人间天堂享受荣华富贵，如今人民有了当家的念头，要玩大家玩！“不去天堂，死也冤枉”，于是争先恐后，想方设法，公费的、私费的，专程的、顺路的，急匆匆来跑上一圈，以为死也不冤了。哪知回到家来细细一想，只留下“去过了”三个字，空落落、干瘪瘪，心中不免有点懊恼。其实谁也不能怪！不能怪苏州名不符实，也不能怪旅游者走马观花，事情就出在“速度”上，站在现代文明的快速传送带上吃人参果，不想当猪八戒也只好当了。你想，在一二天内把二千五百年精华囫圇吞下，纵然能观山观水也难观人，知表知皮不知里，然而也是不得已的事。不要说外地人，就是苏州本乡本土生长的后生小子也

概莫能外。对当代快节奏的观光者来说，这座以文化著称的历史名城留下的文化印象就更是模糊不清了。文化名城？什么文化？卤汁豆腐干文化？园林门票文化？当他们乘汽车匆匆赶往沧浪亭，路过三元坊、文庙时全然无动于衷。若要说到苏州出过“明四家”、“吴中四才子”、“清初四王”等一批又一批的鸿儒硕学之士、倜傥高才之人，就更是不知其然了。这就是天下事得失相当，利弊并存。不过话又说回来，自古一物降一物，出天花死了人才发明的种牛痘，快节奏带来的遗憾自会有快节奏的法儿弥补，来不及细品么？带回去慢慢受用就是！不是早就发明了录音、录相么？

奇人金圣叹的故事正是笔者向读者诸君提供的一盘文字录相带，意在既提供饭后茶余节日假期的一种神游细品，还可掩卷回味个中三昧：知道何为苏州，何为苏州人，使你“去了有余味，没去有补尝”。

小 引

中国一部历史，三千年封建社会，有人从字缝里看出尽是“吃人”，有人以地域为参照系数发现了新大陆：自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至最后一个皇帝被国民革命赶下龙椅，多少次的改朝换代，这江南吴地就没出过一个开国皇帝，看来，这块风水宝地，虽出产丰盛，不缺才子佳人，却不主龙脉。

俗话说，一方风水养一方人。苏州人就跟苏州园林一样姣好娟秀。从古到今，那苏州才子，从相貌到文笔无不浸透一股清丽俊美；那苏州女儿，娇小柔嫩，加上一口吴侬软语，说不尽万般仪态、千种风情。总之，一个“柔”字说尽苏州人一多半性情。

苏州除了民风温柔，还有两多：状元多、才子多。那状元么，起、承、转、合的八股文做得花团锦簇，自是高手，不过掰起指头数一数，业绩赫赫、功垂青史者并不多，到头来也不过是“荒冢一堆草没了”，倒是那些“不愿鞠躬车马前”的苏州才子们，纵然青云无望，却赢得才子高名在将相王侯以上。抑或还留下丘墓供后人凭吊。不过那才子也须是寿终正寝为好，起码不要遭什么牢狱砍头之灾。否则，一股血腥气，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家乡人先不先就要退避三舍，以免惹是生非。苏州人胆儿小，随遇而安，乖巧伶俐，不大肯当出头椽子。所以，世人知道“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多，知道金圣叹的少，就是因为金圣叹虽为盖世奇才，

却曾是钦定案犯，枉死刀下三百多年几难见天日。只留下几部点评过的书，虽是褒贬各异，总算在文人圈子里还有些儿踪迹。

苏州人好性儿，糯达达、软疲疲，可在历史上居然也造过几回反，聚众闹过事。至今，苏州虎丘山下山圪街青山桥旁的五人墓，及五人墓畔的葛贤墓，就是这种造反闹事的佐证。那是明朝天启末年，东林党人、京城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清洗贬官回到故乡苏州。时魏忠贤党羽、苏州抚台毛一鹭、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竟搜括了吴地人民数百万膏血，在山圪街上建成了“普惠生祠”。好一个周顺昌，凭血淋淋一点赤心、铁铮铮千尺劲节，到生祠把魏贼臭骂了一顿，大义凛然，痛快淋漓，把个马屁精毛一鹭、李实骂得狼狈不堪。消息传到京城，气得魏贼暴跳如雷，即刻派出锦衣卫缇骑头领赶到苏州，抓走了周吏部，准备解往京城候审。消息传出，一向柔柔顺顺的苏州人愤怒了，僧侣们撞钟催众，士子扼腕，商贾、屠夫挥拳抡扁担，呐喊着：“拼着性命救出周吏部！”如火山喷发，似海啸翻滚，区区几个锦衣卫怎抵得上万愤怒人众！毛一鹭抱头鼠窜，一头钻进茅坑才躲过了民众的搜捕。天启皇帝闻奏大怒，苏州人胆敢抗旨造反！但又慑于人心不可侮，派出大员到苏州“杀一儆百”！一场灾难就此降临，苏城上空真是黑云压城。本来是民众义愤，人心所向，谁是头谁是尾也实在难断。但若无人出首，成千上万生灵将惨遭涂炭，于是五位平民义士挺身投案，总揽了全部罪名，被杀头示众。明李继贞有诗赞曰：“义士杀人都市中，姓笔不藏身不匿。明知国法炽如炉，况是钳网当罗吉。挺身就狱不辞家，无劳伍伯来相逼。”敢

怒不敢言的苏州百姓中，有人出五十金买下了被用来示众的五颗人头，请来皮匠将头缝合在尸身上偷偷地一并葬下。一年后，天启皇帝一命呜呼，崇祯即位，魏阉失势自缢身亡。苏州百姓一夜拆白了魏阉生祠，于是昔日生祠成了侠骨安葬之地，树起了“义风千古”石坊。复社领袖张溥亲撰的《五人墓碑记》，收进了《古文观止》，成为后人诵读的范本。五人墓畔是葛贤墓。葛贤何许人也？即苏州当年一个织造机房的老板葛成，是丝织工人反税监斗争的带头人。明清两朝，苏州的丝织业十分发达。《红楼梦》中提到过的江南织造府，在苏州设有南北二局，南局就在当今市重点中学十中一带，北局则在当今小公园一带，整个城东全是机房。丝织业发达，可上头抽取的赋税历来沉重，葛成便是在这不堪忍受的重赋之下，被迫发出最后吼声的带头人。苏州人纪念他，并为他修墓树碑，如今墓碑皆在。

这就叫棉花里可以藏针，糯米汁儿浇砌砖墙，软中有硬。前面所说的那个不走运的金圣叹，可可一个娟娟奇才、文弱书生，偏偏也撞在这类事儿上，做了皇帝老子禁猴儿的鸡，演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公案来。

—

康熙元年农历辛丑七月十三，立秋之日。江宁三山街一片森严殄人。震惊朝廷的苏州哭庙案与金坛叛离案、镇江织机案一百二十一名案犯将于此立秋之日分别以斩、绞、凌迟三刑处决。秋后处决是历朝惯例，午时三刻开刀问斩。偏偏这一年立秋的时辰不巧，离午时三刻尚有两个时辰。定夺此事时，江苏巡抚大人朱国治沉吟良久，终于把朱笔一挥定下死期：七月十三午时三刻。

消息传出，万人空巷，皆争相出来观看。以往看杀人，如同看社戏一般，观者评头论足，有喝彩的，有叫好的，那死囚若胆儿大，横了心的，还要或唱戏，或高叫，做一次精彩的告别演出。然后一声炮响，刀起头落，亲人哀号，观者歔歔，街谈巷议，几日便烟消云逝。这一回却不大同，虽说观者万人空巷，但谁也不准接近法场，甲冑之士将个法场四周围了个水泄不通，沿途之上牌军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站立街道两旁。若说看客是万人空巷的话，江宁府的兵丁也要千人空营了。这还不算，还有那早早从常州、镇江两府调来的兵丁相助执勤。尽管这样，亲临监斩的巡抚大人朱国治还暗捏着一把汗，生怕临场有变，误了圣上钦命担当不起。看官，按当时惯例，监斩官这一营生多是由地位较低的或新上任的官儿去干，朱国治堂堂一省巡抚，怎么倒干起这并不赏心悦目的勾当来？你想，君子连庖厨都要远离，堂堂巡抚却亲临杀

场去验正身，看人头落地、人血喷溅的残酷景象却是为何？因为这次正法的一百二十一名案犯皆是与“通海”大案有牵连的。何为“通海”？通郑成功是也。那时清朝的江山刚刚定鼎不久，朝廷对郑成功在台湾的抗清斗争久剿而未能灭。分析原因，便疑是江南人民暗中筹集钱粮支援所致。而偏偏皇帝爷一日忽然查问起国库为何如此空虚，方得知江南因连年灾荒已三年没交齐税款。皇帝是不管灾荒的，他最关心的只是“钱粮到哪儿去了”？钱粮的去路立即与郑成功挂上了钩，疑问有了佐证，便有了“通海”之嫌，这可是危及朝廷江山根本的大事。于是乎立即派员严查，朱国治领命前往，不问清红皂白，凡是拖欠朝廷税款的官绅士子，不能即刻补交者一律革去功名，抄没家产充税，否则以通海谋反论处。一年之中仅苏州一带被他革去功名的乡绅士子就有一万余名，下狱三千。有一位苏州探花叶方蔼，只欠了那官府一钱银子，也被朱国治革去功名，苏州人当时便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笑传。人们暗中送了朱国治一个绰号叫“朱白地”，意思很明白，凡他所到之处，皆被搜刮一空，这就是闻名江南的“奏销案”。这也罢了，革掉一批士绅的功名，遭点怨恨咒骂，反正朱大人当面听不见，皇帝老儿也不知道，银子钱粮倒是弄了不少，不但可以交差，还可望升官呢！哪知苏州这一帮学子后生可可地又闹出了一桩惊动朝廷的哭庙案，弄得遮也没法遮，掩也没法掩，皇上着议政王贝勒率了满官四大人亲临审讯判决，那巡抚朱大人自然立时就矮了一截。今日处斩，不由他监斩，难道会由朝廷的满官四大人监斩？也就由不得朱大人喜欢不喜欢，害怕不害怕，硬硬头皮只好来亲自闻一闻血腥。此时他唯一所求的就是：午时三刻快点到来，这之前

千万不要再生变故了！

想这几桩公案，尤其是哭庙一案，案发到今已历时五月有余，恰似扎手的蒺藜，陷人的泥淖，差点儿没把自己也拖下去葬身。从小暑起，巡抚大人就眼巴巴掰着手指算日子，天天食不甘味，睡不安稳，真是度日如年，一个夏天活脱是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盼来立秋，只等一声炮响了结心事，哪里顾得上差两个时辰的忌讳！巡抚朱大人深谙为官之道：顶子事儿大，忌讳事儿小。所以决然在立秋之日，提前两个时辰行刑。

再说那黑压压的看客，也没了往日的兴致，只瞪大了眼，伸长了脖，却一声儿不敢言语。有两个不晓事的年轻后生在悄悄议论。一个说：“也没见赶急这两个时辰的，就推迟一天儿，没的死囚会飞了不成？”另一个道：“可不是！阎王爷叫小鬼儿索命都要守时限刻不差一分，这擅改祖制也不知该当何罪？莫不是皇上也翻错了历本？！”俩人说归说，毕竟有点儿心惊，头不由向左右略转了转，恰与一老者目光相遇，俩人倒一噤。只见那老者年届花甲，生得高大体胖，通体飘逸却又神情悲戚。其中一个叫冯乃品的青年显然与老者相识，这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是招呼好还是不招呼好。另一个叫沈一秀的与老者并不相识，眼中流露出一丝恐惧，那老者却装出全然不认识冯乃品似的，只朝他俩默视片刻，微微拱手，低声道：“小哥禁声，可知祸从口出也！”慌得沈一秀不知道谢好还是躲开好。正在这时，远处人群中传出了哭喊声，兵丁正用枪柄刀背殴打人群，三人便知是囚犯要到了。

只见远远一条长蛇阵，一阵疾跑的杂沓脚步声，那死囚

一个个身穿囚衣，反剪双手，背插斩条。有的项上依然戴着大铁索。时当盛暑，汗水血水直往下流，惨不忍睹。两边各有一刀斧手挟持，趋走如飞，那被挟的死囚几乎脚不着地，也无半点声息，原来是一个个口塞栗木，出声不得。沈一秀瞪大了眼张望。突然，他看见囚犯中有一位五十开外的老者，长须飘飘，头发皆白，项上盘着大铁索，铁索上都已沾满腐肉，双腿悬空，裤腿上尽是血污，显然腿已打折。奇怪的是他似乎毫不在意，头倔强地抬着，眼光还在左右巡视，突然目光朝沈一秀这边投来，停顿了一下，竟裂嘴惨然一笑。沈一秀正在暗自吃惊，身旁这位老者却突然发出“啊”的一声惨呼，身子猛得一晃；几乎是同时，冯乃品也“先……”了一声咽住，双膝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这时，两个家人打扮的小厮赶忙扶住老者，低声急呼：“老爷醒醒！老爷醒醒！”沈一秀一看，老者竟已晕过去了。这时，冯乃品也站了起来，见状，忙和沈一秀一起拱手作揖，帮着分开人群将老者让至一拐角僻静之处。老者在一石阶上坐下，定了定神，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个小厮道：“老爷，家去吧！”老者摇了摇头，又凝神细听。两个后生知道，老者是在等那一声炮响。沈一秀不知死囚中有老者什么人，又不好问得，冯乃品也不便在此时此刻向沈一秀说明情况，便也静静立在不远处等炮声。

突然，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匆匆走来，老者和 小厮立即投去询问的目光，只见那家人环顾左右后开口道：“禀告老爷：金老爷随一千人犯进入法场跪下了，他家沈姑爷已守候在法场外。”

“金老爷临终若有什么片言只字，速速打听来报！吩咐

家人帮金家姑爷好生收殓！”

那人便匆匆去了。

“轰……”一声炮响，众人惊扰起来，那老者竟直挺挺地朝炮响的方向跪了下去，磕头祝念道：

“圣叹贤弟，愚兄斫山在此为你送行了！”

说罢，两行热泪顺着老脸滚将下来，那两个小厮也慌忙跪下，插烛似地连连叩头道：

“金老爷走好！小的们再也不能听金老爷说笑话儿了！”

那沈一秀听见老者呼出“圣叹贤弟”四字，方如梦初醒，忙也直挺挺跪下，对着炮响的地方叩下头去，说道：

“先生走好！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先生锦绣文章，弟子崇仰久矣，请受弟子一拜！”

冯乃品也在一旁轻轻祝告道：

“弟子冯乃品共沈一秀在此恭候，为先生送行，先生走好！”

说罢滚下两串泪珠来。冯乃品弹泪又对老者深作一揖：

“不想王公亦至此亲送，弟子有礼了！”

复又转身对沈一秀介绍说：

“这位就是仗义高才的王公斫山先生，先师挚友。先生祖父就是那誉满朝野的前朝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王公文恪先生是也。刚才因恭送先师未及与你细说得。”

又对斫山先生说：

“王公，这位是吴县周庄的沈一秀，说起来也是沈万三一族的族亲。”

此时，沈一秀便也深深地向王公斫山作了一揖，王斫山还罢礼道：

“两位怎么也到了此地？”

随即又连忙改口道：“此地不是说话处，两位可随我家中叙谈？”

当王斫山与两位后生静候炮响之际，亲临监斩的巡抚朱大人也在等那一声炮响。他看上去正襟高坐，目光威严，心里却巴不得早点儿卸下肩上的重担，松弛一下那绷得太久的神经。这神经如拉得过紧的弦儿，象是受到一点轻微的震颤就会崩断似的。

今朝五更，天色刚放明，朱大人就升堂放牌，命到死囚牢中提取一千死囚人犯。七月天气，暑热尚未始退，死囚见来提人，都知最后的时辰到了，牢中涌过一阵难以名状的骚动，说不准是对生的依恋还是对死的恐惧。这情况老练的牢头狱卒见得多了，只待赏过那一碗送终的酒饭，任死囚哭闹叫喊一阵，捆绑押出也就没什么大事了。若说今日这一阵喧闹骚动与往日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日死囚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一人，内中还有十八名来自苏州的文弱书生。

且说这关押十八名文弱书生的牢房里，起先也掠过一阵轻微的骚动。须臾，只听那三个主犯之一的金圣叹手指着小窗外的苍天对众人说：

“诸公快看，天降大雪了！”

那位叫倪用宾的年轻死囚顺着金圣叹的手看去说：

“不是月光吗？哪来的大雪呀！”

金圣叹笑道：

“人只道‘有眼不识泰山’，不曾想热血倪生有冤亦不见大雪耳！”

倪用宾和众人都顿时领会了金圣叹的话，不由得一阵悲愤袭上心头，这悲愤竟噎得众人红了眼圈说不出话来。就在此静默的悲愤中，金圣叹仰望苍天，朗声吟诵道：

天公丧母地丁忧，

万里江山尽白头。

明日太阳来作吊，

家家房檐泪珠流。

在金圣叹的吟诵声中，十八名苏州哭庙案的死囚眼前仿佛果真出现了漫天飘飞的白雪，那情景以往只在戏文中出现过：含冤赴死的窦娥，身着红色囚衣，背负斩条一路呼冤。在法场上，她对天地鬼神提出了震撼人心的控诉，许下誓愿：天公若有眼，知她真冤枉，死后血溅那丈八高的白练，六月天降下大雪……如今，这情景又活生生出现在十八个人的眼前，满腔悲愤皆化成一个简洁的呼声：

“下雪了！下雪了！冤枉啊冤枉！”

十八个书生在死囚牢中一迭声地高呼着“下雪”，喊冤枉，那其余的死囚听清后也对个中真谛明白了七八分。同是含冤赴死人，也算得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便也纷纷地喊起冤枉来。一时间死囚牢里如卷过一阵惊涛骇浪，又象着了火塌了天似的，惊得一帮老练的牢头狱卒也不免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跑去禀报巡抚大人。朱国治闻讯立即亲临现场压阵，虽说他依旧拿腔拿调地大喝一声“大胆”，自己的心儿却也不由得突突直跳蹦，立即吩咐给这一千人犯口中塞上栗木，忙乱之中竟连那例行的一碗送终酒饭都免了。一个个死囚被按住堵上口，有的边挣扎边叫唤：

“莫见过这般歹毒，叫人做饿死鬼么？！”

“省下那一碗水酒给你爹上供吧！”

一时间乱了个不亦乐乎。待到捆绑苏州哭庙案的十八名案犯时，牢里倒分外安静。牢头带着狱卒开门。牢头知道，这十八名死囚个个都是读书人，只因借哭文庙告贪官，聚众滋事，惊了先帝之灵犯下死罪。审讯中有的几度翻供，有的却将罪名大揽大包。那翻供的，到底嘴硬硬不过板子夹棍，这会儿都没言语了；那大揽大包的三人都成了主犯，因此也没有少受刑，此时也不言语，却面带讥笑的眼光静候。他们颈下都盘着带血肉的铁索，脚上戴着脚镣，狱卒只给他们把脚镣打开了。其中那年龄和罪名都顶大的金姓人犯，众称圣叹先生的，去掉脚镣后就试图站立起来，只是挣扎了一下，被夹棍夹断的腿已无法站起来了，但他依然伸了伸懒腰，突然吟唱起来：

黄泉无客店，

今夜宿谁家？

吟罢，向众人拱手作别，其余十七名秀才也拱手答礼，并互相致意。那个据说是带头递状子告知县的倪姓庠生也与金圣叹相视一笑后高声吟道：

天公降雪有眼力，

报应定然不须远。

牢头想刚才那阵喧嚷骚动就是他们这样一吟二诵引发的，此刻巡抚就在现场，为脱干系扬声喝道：

“穷酸秀才，临死还作怪！斯文代得了引路钱么？！”

一面吆喝狱兵尽快捆绑，一面赶紧往犯人口中塞上栗木。这十八个人犯倒也并不挣扎。

朱国治得知死囚全部捆绑停当，吩咐起押上车，心中不

免又多了一份忧心。五个月来，他可是深知这帮该死的学子的，肚子里有了点文墨，犯上作乱起来都别出心裁，真是往事不堪回首呀！要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那真是低估了这帮秀才的破坏力与危险性了。想起这帮狗才居然想得出把财神爷与孔圣人的牌位对调，把对至圣先师的祭礼变成一场无法遮掩的闹剧，直传到京城让皇上兴师问罪，自己也差点儿丢官送命，真是好不险也！

那朱巡抚想得气上心来，直把个牙关咬得咯咯作响。正在焦躁要问时辰，忽听一声炮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张开大口呼出了一口气，眉头便也舒展开来。口中不语，心中却在谢天，总算将一干人犯了结，没生意外。正要打道回临时官邸，一亲信狱卒送来一封手书，禀报道：

“这是命犯金圣叹留给妻儿的，小的着他苦求不过因此收下，不敢擅自送去，特请大人过目定夺！”

朱巡抚接过手书，思圣叹为人，恐信中有犯上之言，启缄展开就看。不看则罢，一看却又忽地把个脸阴了下来，吓得小卒不敢言语。俄顷，巡抚大人的脸色才阴转多云，继而张口大笑道：

“好个金圣叹，临死且侮人，如今汝下拔舌地狱去也！”

笑罢将信纸往地上狠狠一掷，拂袖而去。

那狱卒好奇，弯腰拾起信纸，见上面写道：

“字付大儿看：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味比火腿，此法传世，圣叹死而无憾矣！”

那狱卒噗嗤笑出了声，忙又用手掩口，暗自寻思：好个金老爷、金先生，死后还讨得巡抚大人的便宜，这世间浊物哪里比你，怪不得容你不下！想着心中也不免凄然。